

抒怀

亏欠

华容县第一中学 郭思瑶

前两日,我感染了新冠病毒。到了夜晚,我烧得浑身酸疼,便吃下一片退烧药躺下,等待出汗。

突然,手机铃声响起。我按下接听键,听到手机那头传来了有些焦急的家乡口音,“这几天好多人‘中毒’了,你还好不好?”

我敷衍地应好了两声,便挂断了电话。

这是母亲打来的电话。而她的号码,我甚至未曾存下。

是我心怀责备。责备她在我16岁的时候,才完全出现在我的生命里;责备她在出场那么晚的情况下,却未说过一句抱歉;责备她用冷若冰霜的脸,迫使我自强不息。

我闭上眼,迷糊中,看见那年又瘦又小的自己,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地走在一座迷雾环绕的吊桥上。

醒来的时候已出了一身汗。我量了量体温,退烧了,于是起身打开台灯,烧了一壶水。

黄昏的灯光下,热茶上方冒出缕缕的气,像列车离站时的氤氲。我清醒地回忆起母亲送我上大学的情景。

那天,破旧的客车把我们送到了

南湖边。母亲和我下了车,我习惯性地跟着司机往后备箱走去。破天荒地,母亲制止了我,只身走向人群。

巴士的后备箱方向,一个个身强力壮的中年男人蜂拥而至。只有瘦小的母亲,突兀地站在队伍末端,警惕地盯着男人们搬下行李。

我提出帮忙。母亲却摆手拒绝了我。

夕阳如血。我带着对明天的憧憬,脚步轻快地往前走。而母亲推着行李,慢慢跟在我的后面。

到了宿舍门口,我回头寻找母亲,刚好和走出拐角处的母亲四目相对。

夕阳的光泛进她的眼底,她手足无措地像个孩子。

我走向母亲,利落地接过行李,向她挥手告别。但没走两步,母亲便拉住了我,飞快地往我口袋里塞了一个黄皮信封。接着摆摆手,示意我可以离去。

我就这样顺从地离开了她。

到了寝室,我走到阳台上,自由地呼吸着空气,期待着崭新的大学生活。

在不经意一瞥中,我看到不再年轻的、瘦小的母亲,驼下了背。在川流不息的希望桥上,她孤独地向远方走



去。

我打开黄皮信封,看到几张崭新的百元钞票,一些破旧的散钱,以及一张手掌大小般的纸条。

纸条上只有五个字:不够打电话。我打开抽屉,翻出了那年母亲给我的黄皮信封,又想起了过往。

想到母亲从缅甸回来看我,九岁的我还未享受到母爱的温暖,母亲便命我在清晨出门,为家人购买早餐。那时正是寒冬,我端着碗,站在马路边,哆嗦着要打退堂鼓,回头却对上母亲如炬的目光,只能硬着头皮,小心地向前走。

母亲总是这样。在我们相处不多的日子中,她跟在我的后头,怕我走快,怕我走慢,怕我不走。

我起身拿起手机,看到了母亲的短信。上面又只有简单的几个字:“我明天来。”

这一刻,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
感悟

作为地地道道的长沙人,太平老街不知已留下了我的多少足迹。踏进那张泛黄的黑瓦白墙的大门,阴浓翠绿の香樟层层叠叠,那一抹绿倚绕在大门四周,颇有“千条万缕绿相迎”之感。大街永远是人潮涌动,摩肩接踵的。街的两旁店肆林立,青瓦木窗下跃动着花绿的招牌。样式繁多的车嘟嘟地叫,行人的喧嚣声在耳边3D立体式响起,商贩重复着一遍又一遍的叫卖,整条街乱成了一碗有着酸甜苦辣四重味觉的粥。这是我十九年记忆里的太平老街,精心布置的橱窗店铺,打老远就能闻见的大香肠的油膩,崎岖的青石小道,如布满了宝石的河流,陆离斑驳,流光溢彩。

每次必去的是偏巷里的烤肉店,看烤肉的叔叔将大把的辣椒撒到鲜嫩的牛肉上,用一根粗棍子一把串起,笑盈盈地递到我手上。大笑时,碳烤的白烟与空中飘扬的辣椒粉总是一并吸入了鼻腔与嘴巴里,呛得人眼泪直流,鼻涕纵横。

我永远都不会厌烦这条只有三百米的老街,它是茶米油盐の欢喜,它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记忆,它是热烈的烟火人间……

被掩蔽在牌匾与锦旗下的是西牌楼,它是长沙赐封藩王的历史中少之又少的遗址。西牌楼,又称吉藩王府の缩影。明太祖朱元璋立朝后,封第八子朱棣为潭王,在长沙城正中首建藩王府。此后藩王府不断更主,愈加宏伟。崇祯十六年,张献忠领兵入长沙,吉王府毁于火海之中。而西牌楼就是吉藩王府内曾显赫一时的商贸品牌聚集地。

时代与历史的印记被埋进了坑坑洼洼的青石路里。将尘封的记忆打开,谪居长沙的贾太傅,韬略纵横,凌霄之志,却只得万古惟留楚客悲;湖南盐商首富朱昌琳创立乾益升粮栈,白手起家,一本万利,务审时,如治国;宜春园古戏台雕龙画凤,工巧可人,罗裙水袖,丹凤俊眼都曾在此纷繁上演;太平街马家巷17号,清末旅社同福公棧旧址,革命党人在这里共筹反清大计,心忧天下,敢为人先。

我惊奇于这巨大的反差感,没有想到这条热闹的小街竟有着如此厚重的历史,经历过这么多惊心动魄の世事变迁。一面是火,一面是冰。这条布满青石的小街,一头是市井林立的繁华,一头是千年历史の苍凉。流水光阴,红尘冷暖,我只愿再一次抚摸那泛黄的白墙,感受专属于它的风韵情致。

一面是火,一面是冰

刘欣韵

随笔

对孩子『狠』一点

湘潭市作协会员

唐定伟

刚进办公室,屁股还没坐热,手机就响了起来,来电人是亲爱的崽崽。

孩子的声音有些急促,“爸爸,我语文书和尺子落在家里的桌上了,请快点给我送过来,上课要用呢!”

这冒失小鬼呀,上次没带作业,在学校急得团团转,让我送去才没挨批,咋就不长记性,这次又没带书呢!

正准备答应时,我想起了上次送作业的事。事后我也曾反复提醒叮嘱孩子,养成好习惯,做事别拖拉,别留尾巴。想到这,已到嘴边的“就送过来”变成了“爸爸抽不开身,自己解决吧”。

挂掉电话之后,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。我非专家,对孩子的教育,一直处在摸索之中。不得不承认,我对孩子的保护有些过度。在做人道理上,习惯于说教,忽略了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在方法技巧掌握上,习惯于简单直白传授,忽略了启发式教育。在对待不足和错误上,习惯于批评甚至责骂,忽略了磕磕碰碰乃人生常态。结果,孩子依赖性强,遇事无主见,习惯于爸爸拿主意,甚至盲从爸爸意见;排斥外界批评意见,哪怕批评意见非常中肯……

在送与不送的关键时刻,理智战胜了情感。我终于狠了一回,不再答应送书和工具尺到学校。

孩子回家后,兴冲冲地告诉我,她与同桌共用了语文书,向同学借用了三角尺,并没有挨老师批评。看来是我想多了,低估了孩子随机应变的能力。我决定好好和孩子谈谈心。我告诉孩子不送书和工具尺的原因和良苦用心。孩子没有生气,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在随后的生活中,我发现孩子真的变了,依赖性降低了,遇事有见解了,没那么邋遢了,没那么排斥反感他人的批评意见了。虽然有时嘴巴仍旧强硬,但事后发现,她在用实际行动表明反思反省过,知错就改了。

护犊子是人之常情,无可非议。可如果护得过头过度,就会成为对孩子的溺爱。溺爱是不利于孩子茁壮成长的。有时学会对孩子不良行为狠一点,其实是对她最好的爱。

快乐童年

印象



盛近/摄

畅情

一

山脚下,一条河流
在风的催促下,来到我的身边
静静地枕着,听她呼吸

每滴乳汁般的河水
让草介般の生命
在河畔生长
从山の角落里升腾成一片云
我居在云里,躺在河中

风,从河里拾起一棵树
在生命の境地
像跌宕の船
载着我的一生

船是树的游魂

一条河流和我

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 唐世日

我是船的游魂
在河里,我像是一棵绿油油的树
占领所有的战场

二

水是甘甜的,也是绵长的
她以永远向北的姿势,交织远方的大海

一棵树上,花朵绽放时定格一颗果实
一根草介,那飘荡的花絮定格河畔

在生命的年轮里
大海里一轮如月の行船
荡起故乡的云

三

在远方,静静地向一个方向眺

骨质的密码被河流破译
收录编译的文字
随着流水的方向,抵达
河流子宫般的静地

火焰凌空
燃起青春
与河流直下
大海与天空之上
一股迷雾散去
还原河流和我的喃喃自语

